

# 名伶怪癖

張象乾

## 好色招禍烟賭墮落

早期平劇名伶好的固然有，但是很多名角兒私德不修，「戲德」太差，好色、貪杯、吸毒（鴉片）、嗜賭、不重師道，臺上「陰人」「啃角」（找同臺演員的麻煩，如亂改戲詞，令他人難以接渣兒而出醜），演戲「誤場」等等怪癖惡習。令人噴飯，當然，戒絕不良嗜好而改邪歸正，未影響個人前途的，也大有人在。

筆者在此要特別聲明的是這些名伶怪癖都是早期的「歷史人物」，與現今國劇的名演員，毫無關連。

唱戲之有「戲德」，猶如醫生之有「醫德」一樣，現在筆者來談「談幾件梨園往事，以期「借古諷今」。

伶人劉漢臣，曾與軍閥褚玉璞的姨太太私通，經梅蘭芳力保未成，遭了槍斃的噩運，其下場實咎由自取，誠為梨園行之悲劇。

「乾旦」張君秋，為「四小名旦」首席，以嗓子好、唱工佳見長，久搭馬連良之「扶風社」為當家青衣，在香港時，曾獲某富孀之青睞，於是

，打得火熱，得其資助，與「馬大舌」分道揚鑣，另行組班演出，被匪利誘回返大陸前，騙了某富孀私蓄，壞人名節，復得人錢財，「居心叵測」可知。另在其未走紅成名前，隨李凌楓習藝，後李逝世，張君秋已為大牌名角，「包銀」（即伶人長期之薪水）累累，但他却視其師如路人，連「後事」都未盡到做弟子份內之職責，蔑視「尊師重道」之風，令人不齒！

程硯秋得名士羅癭公之編劇與資助，（以往童伶投師或進科班，有因家貧而訂賣身契者，程即係如此；羅觀程有演戲天才，乃斥資為程贖身，並幫忙添置「行頭」）。結果，羅死後，程只在墳前化「一陌紙錢」，憑程的大量「包銀」收入，而對自幼力捧成名之恩人，竟如此慳吝，薄情寡義，故後來只落得為匪利用完「剩餘價值」，抑鬱而死（程死前在匪區僅被任為京劇院副院長），死時僅五十餘歲，可說是報應，遭同行之唾棄！（在「四大名旦」中，只有梅蘭芳、尚小雲，戲德私德無疵）。

金少山，在中國梨園史上「淨」行中，可算「天字第一號」的人物，尤其是嗓音，不但「前

無古人」，亦恐「後無來者」，而花臉掛「頭牌」，挑樑組班，堪稱「空前絕後」，為梨園史上所未有。其藝術由顛峯而漸趨平淡，乃由於害在賭、色上；尤有甚者，視「誤場」為兒戲——唱戲找不着人，此「金霸王」之所以沒落也。

徐碧雲，乃梅蘭芳之妹丈，當年，老梅為捧他這位親戚，竟把自己戲班的角色，琴師給予力助，結果只是「曇花一現」——在「四大名旦」之外，捧之者有所謂「五大名旦」之說，他的戲如「綠珠墜樓」、「虞小翠」、「白鳳塚」、「玉堂春」（徐演還有後部），確曾「獨樹一幟」，毋乃他的私生活太不檢點，專門在女人身上下功夫，什麼潤姨太太、富家小姐、交際花草之流，不問粉白黛綠，都「一體全收」，搞得聲名狼藉，在重慶（抗戰時）弄到驅逐出境，以後老梅亦「欲助無門」，蓋因徐在女色之餘，又好「香上一筒」——大烟，觀衆棄之，不知所終。

于連泉，藝名筱（亦作小）翠花，為「富連成」且行出類拔萃角兒，他的花旦戲如「挑簾裁衣」、「馬思遠」、「閻惜姣」、「翠屏山」、「雙鈴記」……，他人不及，「戲路」屬「淫娃

蕩婦」型，較之荀留香（慧生）「小家碧玉」型「閨門旦」戲路有別。惜乎他與言菊朋有「斷袖」之癖，嗓音啞不成聲，雖有菊壇好事者捧之為六大名伶（四大名旦，加上徐碧雲和于連泉），但亦與徐碧雲同，無人承認他們在「四大名旦」外之地位也。

### 對付拿騫機智過關

昔傅余三勝（余叔岩之祖父）掌班時，一夕貼「探母回令」，自飾楊延輝，由班內且角田桂鳳（有說為胡喜祿）配演鐵鏡公主，不想且角來個臨時「拿騫」，要漲「包銀」，四郎在臺上，不得已只好「馬後」（把戲想法延長），於是，在西皮「慢板」上，自己想着加詞兒，唱了幾十個「我好比」，等到「檢場」的示意，說是鐵鏡公主來了，扮好了，上了，他老人家才轉板唱「二六」：「我好比，淺水龍，被困在沙灘……」收腔。這可見名演員的能耐，因為老生按照原詞兒唱完了，且角出不來，豈不招來觀眾的「汽水」。據說：田桂鳳拿不上「騫」，從此服了余老板，不再要求漲「包銀」了。也有說是且角運來「誤場」所致。

言菊朋，行三，人稱「言三」，言慧珠即其女，言少朋、言小朋即其子，張少樓即其媳。以票「下海」，跟譚派名琴陳彥衡研究「譚腔」，花大錢請錢金福（武淨泰斗）教「把子」，所以，他能動靠把戲「定軍山」。他的扮相雖不佳，但是嗓子、唱工極似老譚，後成名走紅，與陳十二（彥衡）拆伙，這位標準的「譚派」老生，鴉片

烟癮又越來越深，與小翠花更攪在一起。晚年，其嗓音弱，其腔愈怪，雖成「言派」，終於在「叫好不叫座」的情況下，抑鬱而亡。若言三不類唐，其唱、其韻、其字之考究，余叔岩不及也。裘世戎，為老伶工裘桂仙之子，裘盛戎之弟，坐科「富連成」，當年「在科」（乃是未滿科之謂）時，與牟金鐸（現為「復興」劇校教師）在國立北平戲曲專科學校同屬「科裏紅」，為故都兩名「童淨」，惜世戎抽上「白麵兒」，扎上「嗎啡」，終於在大陸撤守後，隨馬劇團到香港，到後來只落得淪為「莫稽」，向路人行乞，而倒斃街頭。我們看到馬連良、張君秋合拍的「打漁殺家」平劇紀錄片，那戲中的「捲毛虎倪榮」，就是裘世戎，那份沒神氣的窩囊勁兒，就是一口烟害了他。

### 迷途知返另創一格

裘盛戎，剛好與裘世戎相反，原來他也是「富連成」科班出身，在上海時，抽大烟、玩女人，唱戲時精神不振，嗓子也給毒癮斃住了。不過，他後來却力求上進，戒除嗜好，終於成為風行一時的「裘派」名淨；雖有「傷風花臉」、「妹妹黑頭」之譏，「白口」稀鬆（白口即唸白，亦稱道白），唱腔有些跡近萎靡，比不上金少山之「黃鐘大呂」，但我們却不能不承認他是「花臉」行中的「革命功臣」，給予有些天賦較差（嗓子較弱）之後輩同行另闢蹊徑。在唱腔上說，「裘派」講究韻味，雖小腔亦多事琢磨，但走上纖巧花梢之境，與淨角之磅礴氣勢不合。而「金派」唱

腔，粗枝大葉，徒以噪衝取勝。乃各有長短，不可一概論之。當然，裘盛戎在「倒嗓復元後，有「自知之明」，無法作「氣勢如虹」的唱法，不得已而出此，才能在淨行中創宗立派，其用心之良苦，套一句成語是：「非不為也，是不能也。」

高盛麟，也是「富」社高材生，他是「高派」老生高慶奎之子，工「楊派」武生，後兼演「紅生」（關公戲），文武老生，曾一度好賭，終於悔改，力求振作，在滬以「定軍山」一劇，重振聲威，挽回頹勢。他的扮相，臉盤兒小，嗓音響亮充沛，「霸王別姬」之項羽、「連環套」之黃天霸（在上海他與裘盛戎合演「連環套」，有滿一個月的紀錄），都極有可觀。自李少春物故後，可稱是楊派（小樓）武生之第一繼承人。他與裘盛戎均為梨園行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的兩位名伶。

### 藏私惡習絕藝失傳

余大賢（叔岩）是余三勝之孫，余紫雲之子，陳德霖之婿。在今昔梨園行中之「生」行地位及其成就，承先啓後，可算老譚第二。他之學譚，真是吃盡了苦頭，用盡了心機，老譚雖收他為徒，但絕藝不傳，叔岩所得到老譚親授的只有一齣「太平橋」，其餘都跟言菊朋一樣，每逢老譚有戲，去到戲院「擲葉子」（即偷名伶臺上玩藝兒。因為以往名伶演出，最忌內行在臺下看，如看到即馬上改動唱腔、身段，乃怕別人學去之故，此之所謂「藏奸」），有一次唱堂會「上天臺」，余偷着去聽，還是被老譚發現，散戲回家

中外雜誌

遭到老譚責罵。他藝名「小小余三勝」，童伶時即走紅，是一全才「生」角，不想成名後，却犯一個「色」字，與同班且角熱戀，終至病染沉痾，身犯「三紅」（吐血、便血、痢血），促成早死後果，令人惋惜！余之怪癖（也可以說是惡習），比之老譚猶勝，他「吊嗓子」都得關門，不讓人家偷聽。對音韻學（就是內行說的尖團字、四聲、十三道韻）研討之深，僅次於言三（惜言菊朋太拘泥於字音之考究），但他比言聰明，唱法、腔調圓潤受聽，若譽之為陽春白雪，實不為過。尤以「場中」之後（中年失音，謂之場中），嗓音更形蒼勁，他的「嘴裏」（噴口）功夫，就是在「倒嗓」那個時候，參加北平「春陽」票社培養出來的。他比老譚更「藏奸」，在臨死之前，把他的一部音韻學，都囑咐其妻（乃老伶工陳德霖之女）燒成灰燼陪葬了，毀之為梨園之罪人，固亦無不可。其高足楊寶忠，得到很少，譚富英只得到「打鼓罵曹」的皮毛，李少春只得到「太平橋」、「洗淨山」、「戰太平」等三齣半而已，「冬皇」（孟少冬）得其唱功，也只有「搜孤救孤」、「珠簾寨」、「捉放曹」等戲，那還是親視師疾、數年得來的成果，至於「身段」方面，也只是在烟場上過足癮時，才拿着烟槍比劃比劃，象徵似的學之而已。「藏私」（藏奸）也是伶人一種不良的陋習，若此一代一代的傳下去，只有使平劇加速走上死亡之路，因為師父傳徒弟，每人都「留一手」也。比如老譚演「坐樓殺惜」宋江「怒髮衝冠」，頭上的「高方巾」直立而起，譚、余之范仲禹「拋鞋落頂」之

絕技，均難傳矣，豈不叫人感慨系之。

孫菊仙，票友「下海」，創「老生」行中之「孫派」，與汪桂芬、譚鑫培合稱「老生三傑」，他生平不願照像（拍劇照），也不願收徒。這位「老鄉親」（他是天津人，津人呼之為「老鄉親」，遂成綽號），其固執（怪癖）比之老譚，尤有過之。

汪桂芬，原為程長庚「大老板」之琴師，後棄絃改歌，創「汪派」，他比之孫菊仙尤怪，連唱片都沒有留下來供後人欣賞。

### 祖孫三代一槍在手

譚鑫培、譚小培、譚富英，祖孫三代都唱鬚生，而且都視鴉片烟如命，所以有人說：

「譚派老生（包括學譚派的），無一不抽大烟的」，此語確是實情。原因在以往梨園行，伶人信賴吸毒之能提神、潤嗓，這在好的一方面講。但相反的一面，則是抽上了癮，就很難戒絕。若是賺大「包銀」的紅伶名角，大烟雖然價昂，自是供應得起，若是跑「龍套」的或「底包」配角，一旦上癮，購買力不足，可能送掉了老命，其例不勝枚舉。譚富英之「一槍在手」，當然與「家學淵源」有關，但譚小培則認為「只要兒子上了癮，不愁他唱不好戲」，此一見解，不無道理。蓋達到不多抽不可的「老槍」階級，對他不良嗜好必淡。譚、王深明此理，為了便於管制富英，儘量叫他「吞雲吐霧」，不易受其他引誘（名伶易遭引誘，如女色等）敗壞。聞老譚在後臺，並搭有臨時烟舖於化妝室中，在上場前，多輪在烟舖

上多「消遣幾筒」，等「跟包的」「催場」，催他屆時「扮戲」，才把烟槍放下，等到演出中間下場休息之機會或劇終消夜後，又戀戀不捨的大抽而特抽，這已是吸上了癮，中上了毒，不吸不成。譚富英抽成乾柴掉兒似的瘦小、弓腰、駝背，像「羅鍋子」，滿面烟容，不堪自拔，最後到不能上臺。別瞧他唱「定軍山」、「探母」、「戰太平」，在臺上那麼有精神，那是烟力在支持着他，若不及時供應，就會變成了棉花糖似的；遇到「累功戲」，有時還得吞烟包子扎上一針。不過，政府來臺禁毒，國劇伶人無烟可吸，多戒掉了，到如今還不是演唱自如，真是一項打破梨園陋習的德政。

### 臺上峭角互出絕招

梨園行最會在臺上「開攪」（搗亂）陰人峭角的，要數馬連昆為首。馬係「富」社三科生，工花臉，其人藝甚可取，惜心地狹隘，有觸己者，輒陰傷之，故內、外行無犯之者，到後來各戲班都不敢用他。茲錄其事數則，以觀其人：①民國某年，馬搭班於某地公演營業戲，一夕天雨，聽眾僅及半，班主見上座不佳，只以「包銀」半數與之，馬未之辯，並欣然受之。是夕戲碼，倒第二「中軸」為馬之「白良關」（亦名「父子會」），馬飾演「大黑」尉遲敬德，「扮戲」時，馬僅勾半邊臉，適後臺「管事的」（相當於現在的劇務）窺見，乃走告班主，班主大惑不解，詢馬何意？馬告以天雨上座乏人，故勾「半拉兒臉」（北平人俚語，即「一半」之意）。班主始

頓然大悟，方知乃扣其「戲份兒」（短期包銀）

之故耳，即按全數補之，馬始再補整臉。否則，

尉遲恭上場，聽衆非砸「園子」（即戲院，因老

早叫「茶園」，也有稱爲「戲館子」的）不可，

寧非笑談？②有一次，馬與某坤伶鬚生同臺演出

，戲目爲「羣英會」，某坤生扮魯肅，馬演黃蓋

。適演出前夕，二伶因瑣事小有齟齬，馬懷恨在

心，思有以難之。「打蓋」一場戲，依劇中傳統

演法，黃蓋應俯身伏地受責，而是夕馬蓄意「陰

人」，故杖時，馬乃仰臥於臺，按劇情發展，魯

肅應有伏身作代黃蓋受責狀，然以一女伶，不意

連昆做此一動作，杖時，魯肅一時忙中無計，若

伏身則於禮不合，不俯身代刑，則又與劇情大相

逕庭。似此尷尬場面，直樂得觀衆哄堂大笑，某

「坤生」在臺上亦啼笑皆非，然不便當場發作，

莫奈之何。散戲後，發誓再不與馬連昆同臺。③

有一回，馬陪某名票老生唱「捉放曹」帶「宿店

」，因爲某「票友」雖玩藝地道，但是在開銷

「戲份子」上，老是有點「武大郎放風箏——出

手不高」，因之，馬想在臺上出出某名票的洋相

。「殺家」時，劇中曹操有「先下手的爲強，這

後下手的遭殃」說白。馬乃臨場改詞，變成：「

先下手的遭殃」。這位有多年舞臺經驗的名票，

知道是馬在「啃」他了，當下靈機一動，現場抓

詞，陳宮當下接問：「那麼後下手的呢？」馬一

楞，才知這位「羊毛」（內行譏「票友」爲「羊毛

」，言玩藝兒之差，等於羊之皮毛也），也還有

兩下子，馬上鄭重其事的接「蓋口」（兩角之間

聯貫的說白謂之）：「那後下手的麼，更遭殃啦

」。馬「啃角」反被人「啃」，可稱梨園新聞。

④另一次，馬與一位名伶老生也唱「捉放」，前

不唱「公堂」，後却帶「宿店」，在臺上他的老

毛病又犯了，以整人自得其樂。此劇一開場，曹

操、陳宮，一「生」一「淨」雙上，曹在前，陳

隨後，馬的曹孟德，本來應唱的原詞是：「八月

中秋桂花香」，陳公臺接唱：「行人路上馬蹄忙

」，曹再唱：「勒住絲轡用目望」，陳再接唱：

「見一老丈在路（道）旁」。而馬却把戲詞給改

了，一張口：「八月中秋桂花開」，把「香」字

改爲「開」字，陳宮如不照着「大面」（淨角之

分類名稱）的詞句也改着唱，就算「不合轍」（

平劇不比歌曲，講究的是合轍押韻）。「老生」

心中暗罵：「好小子，你啃我」，馬上隨詞應變

，改爲：「路上行人打馬來」（如唱原詞就不合

轍押韻了）。曹操一聽：「好，真行」，在第三

句「西皮散板」上，又下了手脚：「坐立難鞍用

目睽」，收腔不是「望」字，而是「睽」字，涵

意不變，而字却不同了。老生只好又跟着改詞：

「見一老丈坐土臺」，末尾是一「臺」字，正好

與「睽」字對襯，改得「天衣無縫」，上下句無

一拗口。「針鋒相對」的結果，馬連昆再也不敢

大意，原原本本的演完。這種情形，如遇到沒有

道行的伶、票，他能叫你下不了臺。⑤金少山在

北平組班演出，一次，唱「姚期」、「草橋關」

（萬花亭）接演「上天臺」，邀馬連昆搭班，當

然是金老板的姚期，馬的姚剛（姚期之子，屬配

角）——「娃娃淨」的「活兒」。金在後臺，即

預先告知馬，勿在臺上「耍彩」。因爲平劇名伶

，差不多都有這種狗熊脾氣，金少山自不例外。

馬當下唯唯諾諾，不敢不聽班主的話，誰知他到

了臺上，早把金老板的話當了耳邊風，忘到「九

霄雲外」去了，於是賣力「卯上」，全力施爲，

雖只幾句，却唱得是「滿宮滿調」，臺下觀衆自

然也報以掌聲。這一下，把金少山氣得「發暈章

第十二」，下了戲，哈話不說，輕輕告訴「管事

的」，叫馬連昆「捲舖蓋」吧。關於馬的貽笑梨

園事蹟甚多，限於篇幅，不再詳述。

### 節外生枝見風轉舵

藝名「大李七」的李壽山，工花臉，老伶工也

。他平時在臺上喜愛改詞兒，賣弄「身段」，無

論扮演何角，總要「節外生枝」的多露兩手，其

實是不必要的，但他習慣使然，很難更改。因爲

他在伶界很有名氣，藝亦頗精，同行平輩或小輩

，均奈何他不得。有一次，據說老譚（即譚鑫培

）貼「失空斬」，特約他演馬謖（架子花）。當

演到「斬馬謖」時，老路子孔明揮淚，以袖掩面

，無奈何（惜其將才，但又不能廢軍令）唸：「

斬斬斬」三字後，馬謖只須轉身啼嘯，由刀斧手

押下法場正法。誰知李壽山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

移」，當行至臺口時，忽然大笑三聲，老譚在「

大座」（亦名「裏座」，即「大帳」裏邊的座位

——臺桌後）一聽之下，甚爲光火，惱其不按規

矩，胡亂添枝加葉，馬上接唸：「將馬謖招回來

。」李正準備下場，忽聽老譚叫他回去，大吃一

驚，心中已經明白笑出毛病，老譚一定要在臺上

爲難他了，然不得同回去，只得硬着頭皮，轉身

作「進帳」式跪下，老譚問：「馬將軍為何發笑哇？」李急得一時無詞以對，自知理屈，只得小聲哀告：「老爺子，下次我再也不敢在臺上胡說八道了，請你老人家饒了我吧！」老譚見他那種窘態畢露，低聲下氣的模樣，覺得可憐，只好「見風轉舵」，在臺上為他打圓場，加唸：「死期已近，你還笑得出來，這刀斧手，還不與我押出帳去！」李方得乘機起身下場。在後臺，老譚訓之曰：「你下次再敢在臺上亂來，我就不叫你吃這碗飯！」李只好嗔頭如搗蒜的滿口說：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因為老譚是「梨園公會」會長，憑其「滿城爭說叫天兒」的資格、聲望、藝術，當然有這份權勢。而且，老譚也是在舞臺上「陰人」哨角的第一能手，焉能叫人僵住？此一「斬馬謖代審李七」（筆者按：「審李七」是一齣架子花臉戲）的梨園笑談，因之「不脛而走」。

### 大牌之間互不合作

「一代武生」宗匠楊小樓，與余叔岩曾以「雙頭牌」的姿態合作組班，輪流演出「大軸」，因為梅蘭芳之崛起菊壇，楊、余如果分別組班，總不及老梅的號召力大之故。所以，在北平「新明」大戲院上演之後，賣座甚佳。可是，聽戲的主兒還是有捧場的小圈子存在（當年，梅、楊合作演「長坂坡」，楊的趙雲，梅循王瑤卿的路子唱糜夫人，結果，捧梅者，等糜夫人一跳井，便「抽籤」開閘了，這給主角子龍將軍面子很難看，故影響後來之由「楊梅結毒」而「拆伙」之原因種此），有捧「楊宗師」的，也有捧

「余大賢」的，於是，捧余的不看楊小樓的戲，捧楊的也是看完楊的戲就走，戲碼再好，也是如此，因此，造成二人的隔閡。有一次，二人合演「陸文龍」，楊的陸文龍，余的王佐，當演到「八大鎚」斷臂說書時，王佐將「驚堂木」（戲中切末亦稱「醒木」）一拍，楊向由羅福山扮演的乳娘（老旦）說：「乳娘，這是做什麼？」羅乃轉問余：「苦人兒，這是做什麼？」余答曰：「這是說書的規矩。」羅轉告楊：「殿下，這是說書的規矩呀。」楊點點頭，也就是了，偏偏楊接着說：「說書的還有規矩，那我們唱戲的，也更要有規矩的了。」一時在臺上鬧成僵局，到後來終於走上「散伙」之途，此乃余、楊藝高氣傲，而造成大牌名角之不易合作的原因。有時則在於戲碼不易安排，所謂爭戲碼、爭「大軸」，也是梨園行之陋習。聽說後來楊小樓「反串」老生，唱「法門寺」之趙廉，「大登殿」之薛平貴，便是向余叔岩示威：「我也能唱鬚生。」而余演「洗浮山」之賀天保（四大霸王之一），按「戲路」講，這應該是武生（掛髯口）的戲，（後老生也演，便不算「反串」），後來余之所以如此，也暗示着向楊小樓示威：「我也能唱武生。」楊有「小楊猴子」的綽號（言其「猴戲」之佳），乃文武老生兼演武生楊月樓之子（綽號楊猴子），嗓音高而左，自不如「本工」戲好。後來，要想聽到梅、楊、余三人合作的演出，只有求之於大人先生們之「堂會」或賑災的「義務戲」，以及每年年終「梨園公會」發起的為救濟同業所演的「窩窩頭戲」中看到，平日都各組一班挑樑當

### 唱對臺戲互爭雄長

李萬春在平劇界，也是最無「戲德」的一位。其藝在後起武生行中，自是佼佼不羣者，以武生而挑大樑，在「北派」（又稱「京朝派」，平劇向以北伶為正統，根據地在北平）京伶中，足以輝映前賢，他並兼唱紅生與文武老生，能革新武戲中之開打「檔子」，「套子」，與驚險的特技「出手」。惟萬春以藝高而狂傲，即對班內之搭檔「武行」，均不假以詞色，於是，乃有後來毛慶來（四小名且毛世來之兄）因氣憤不平而「拆檔」之事發生（毛慶來、姜鐵麟等，乃其武打戲中之左右手），尤其是為日諜川島芳子戲弄期間，仗勢欺人，更是目空一切，同行切齒。與戚友相處，感情也不融洽，欠缺厚道。他是「小蓮子」李桂春之門婿，但却視妻舅李少春如眼中釘，因為少春之藝，足以與之抗衡，而嗓子之佳，「正工」鬚生戲之唱，少春尤勝萬春。因之，在不能容物的情況下，由互相攻訐，而大唱「對臺」。我們知道，「打對臺」（兩班同時在一地區公演或蓄意較量，以期打倒對方，爭取觀眾，即謂之對臺戲）是梨園行最傷「戲德」的事。李萬春為了不讓李少春抬頭，於是貼演「借東風」帶「華容道」、「十八羅漢收大鵬」，少春當然不甘示弱，也貼「定軍山」帶「陽平關」，「十人羅漢鬧悟空」，你貼「猴戲」，我也貼猴戲，你唱老生，我也唱鬚生，大有一較長短之意，不過，少春不動「關戲」（亦稱紅生，又名紅淨）

主角了。

。以生意眼觀之，則觀眾大飽眼福，不失為生財之道，因為好戲，戲迷皆願掏腰包也。若以道義衡量，則為同行唾棄。蓋同行應以義氣為重，況係至親，何能「同室操戈」！若萬春之表現，實難對其「泰山」也。

一個人沒有品德，與伶人之無「戲德」，同為人所齒冷，李萬春對付妻舅李少春，大張殺伐的結果，同行、至親却變成了冤家，但在營業方面，則雙方都賺了錢。而另外一件「打對臺」的事，却使安舒元賠錢，丟人帶「砸鍋」。民國三十三年，李萬春在東北第一大都市瀋陽唱戲，他聽說頭一天安舒元要演「打泡戲」（戲班到某地演出，頭三天的戲碼皆為班內名伶大角所貼之「大軸」好戲謂之）「白蟒臺」，李萬春本來是以武戲作號召的，但在安舒元演出的前一天，他也貼出了「白蟒臺」，而且將該劇內容竄改，當王莽被綁至「雲臺觀」斬首前，在「悶簾」（未出臺在簾幕內唱，謂之悶簾）「西皮」倒板：「八月十五日把壽拜」之後，上場就是一個「吊毛」（平劇武功之術語，即類似空心跟斗），跪步、搓步，又接着摔「搶背」（亦為平劇武功術語名詞，劇中人以肩着地翻摔），和同臺的馬武（淨角）亂翻一氣，安舒元的「白蟒臺」，王莽是按老路子唱的，只有大段唱功，並不火熾。一般觀眾，在比較之下，認為沒有李萬春的緊湊、熱鬧，於是第二天的「打棍出箱」就只賣了幾十張票，把個安舒元氣得差點兒發瘋，三天「打泡戲」唱完，即「回戲」不唱了。筆者按：梨園行向有先到某地演唱者為主人，對後到之演唱者，在

戲碼上應予以禮讓，碰巧對臺，沒有關係，但搶貼相同的戲碼，則不啻道義矣。何況，安舒元是老一辈的名伶老生，李萬春以晚生後輩，而搶着先演非本工的戲，等于奪別人的飯碗，與梨園行的「有飯大家吃」的守則，實謬以千里。在寶島菊壇，這種現象就沒有了。記得在民國五十二年間，「海光」國劇隊應邀在臺北市峨嵋街「兒童戲院」公演，適趙培鑫作休息後之第一次公演，地點在中華路之「國光」戲院（原名介壽堂，現改為「國軍文藝活動中心」）。檔期最後幾天，

正好打上「對臺」，因為胡少安（那時胡少安還是「海光」隊長）與趙培鑫交好甚厚，「海光」自動縮短演出檔期，伶、票間之義氣，足以作平劇界之楷模。

以上多為以往筆者所見所聞平劇伶人之私德、戲德、陋習，怪癖，今日國劇水準提高，國劇名演員，強過往昔多多，然仍需相互勉勵。若想找梅巧玲（梅蘭芳之祖父，工花旦，曾為四大「徽班」中掌班之一）、尙小雲等「義氣滿梨園」的名伶，確又難之又難了。

中外文庫  
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 鈕先銘著  
定價伍拾元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的一生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。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，刻已由鈕先生撰成「還俗記」。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海天威舊錄 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